

王烁学习方法

终生学习不一定终身阅读

终生学习是必须的，但不必通过阅读。我知道一位极为优秀的年轻人，她学习新知的方法是看youtube视频，youtube上有你想找到的几乎任何视频，她觉得阅读不够有效率。我还见过许多人，他们平时并不怎么读书，但产生问题的时候，带着问题意识，有针对性地大量读书，类似汪丁丁说的宽带阅读法，效率极高。我之所以读书，主要是因为兴趣在此，阅读是我学习的捷径。

人与人不同，各有各的办法。对你，我的建议是先试试，工作之余拿起你想读的书，坚持读一个月，无论怎样都要坚持下来。如果一个月以后你还是静不下心来阅读，我建议放弃，转而去寻找适合你的学习之道；其实这样你也没什么损失，读一个月书，你能亏到哪里去呢？但坚持一个月使你确实知道，不阅读不是因为不努力，你努力过了，只是它不适合你。当然，如果一个月后，你发现自己适合阅读，恭喜你。

如何提高阅读速度

我没有训练过读书方法。大体而言，有些书读的本身就是享受，我最担心的就是读完，当然要慢慢读。有些书读的的目的是了解它讲了什么，那就去读导言，如果导言读了还是不够，那就读末章总结。这样总是大体够了，然后再确定是否从头读到尾。还有些书读它的目的是解决某个问题，那就从书后的索引开始倒查，查到书中相应部分，读下来。书跟书不一样，你读它的目的不一样。别着急，先了解你自己。

怎样写作

我写的时候比较随意，因为要憋着一口气，不能让它散了，要尽快写出来。但写出来之后，要修改，主要就是删。

任何文章删掉30%都根本损害不到筋骨。比如说，你把“一个”删掉80%，一点问题没有；你把文章里的“的”字删掉90%，一点问题没有；你把“进行”全部删掉，一点问题没有。把这些删掉，文章自然就少了30%。这还没说如何精炼呢。冗字必去，从这里起步吧。

如何整理信息

还是那句话，每个人学习的方法不一样，首先要了解自己；当然，了解自己不等于放纵自己，总要真正努力过才能说一种方法是不是适合自己。从你们提的问题看，不在于东抄西摘本身，而在于你们虽然向上好学，但还没有明确目标，并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这个阶段的学习就是要尽可能多地涉猎新东西，然后才知道其中有没有你会长期感兴趣的方向；但更好的办法是多做事。做事给你目标。如果年龄够了，打打工吧，打短工，多打几种。格物致知，不格无知。

怎样写读书笔记

就是读书笔记，也是各人方法不一样。我记得零碎，不求系统，不求未来看到笔记能还原整本书讲过些什么。记在卡片式本子上，或者手机备忘录里，它就成了思考时的凭借，写作时的积木。如果读完书我写篇完整一些的文章，也很少会写这本书的核心关键是什么，除非写的目的是向别人介绍。但我大多时候写文章是为自己，所以会写的是读书时候受到的启发，触类旁通的感想，以及待探的线索。话又说回来，一本书的核心关键，还用得着我们自己再写一遍吗？看导言、结论两章，不都在那里了吗？不是比自己总结来得更精当吗？

不过，如果你还是想知道怎么抓住一本书的核心关键，我现在耶鲁上的一门课对你大概会有启发。这门课叫Global Politics，全球政治，说起来很大，其实就是一门读书课，一学期12周，教授就拟了12本书的书单，都跟全球议题有关。比如，第一课讲金融危机，第二课讲欧元何去何从，第三课讲收入不平等，如此等等。学生们每周读一本书，在上课时讨论，每次都是由某个学生把当周的书讲一遍，另一个学生把这本书与此前的书做比较。我已经上了三次课，对耶鲁学生们读书的能力印象深刻，抓得住大

纲，记得住细节，生得出阐发，做得了PPT，讲的还头头是道。这样一学期高强度读12本书下来，估计收获不小。

我观察，他们的做法是这样的：根据书的结构，抓住主题，列出大纲，层层分解。方法不难，就是训练有素。

你如果想这么做，就多练吧。

如何学习英语

我的英语水平没有我希望的那么好。我在听说读写当中，从强到弱依次是读听写说。近年进步比较大的是写。如果是写文章的话，往往要自己用中文写一遍，然后自己再改成英文。财新传媒有很好的英文新闻队伍，我会请他们再过一遍，不过我对他们的要求是只改错不润色。这样生成的一篇长文，已经在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一本书中作单章出版。

说是我的弱项。一位英语文学教授说，学语言要以写作为核心，我很同意。按说会写的话，说能有啥问题呢？但事实是近年我的口语并无多大起色，我也很懊恼。

本书的极简谈判课，里面的主角巴里教授教过我怎么办。他说，你在家，跟孩子只说英语，孩子要说中文的话，只能跟妈妈说，跟你说中文，你就不做反应，迫使他们只能跟你说英语。这样下来，很快孩子们英语就很好了，你也会提高。他自己三个孩子，太太跟孩子说法语，阿姨跟孩子说中文，结果孩子上中学的时候，三种语言都很流利了。

巴里是活用博弈论的高手，对付实际问题的聪明人，他的建议值得试试。

阅读方面，我近年来主要读的就是英文书，有价值的书一般是用英文写的，不读不行。读书的时候，务必做到有生词必查，别混过去。然后就是多读。过去数年平均下来一周一本，去年做了个微信公号 BetterRead，把自己读后的感想书评放在上面，也邀请一些朋友在上面发文章。原想，中国能有几个人对读英文书感兴趣呢？结果一年下来，居然有了近13万订阅者，可见中国人求知之心切。

读英文书也不是完全没有捷径，可以先读读英文世界里那些关于写作的书。比如《风格的要素》（The Elements of Style），这是关于英文写作的经典，很短小，忽略掉具体英文字词使用部分就更短，一小时读完，可知英文世界对于好文章的判断标准，可了解文章是怎么构造的，有助于你更好更有效率地阅读。

写作与演讲哪个更重要

这个只能说是看人。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说，有些人是长于读有些人长于听，要根据自己的长短和别人的长短相应组织交流方式。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写与讲，有人擅长写，有人擅长讲。我自己是长于写作，短于演讲。我不觉得在理解知识上两者有什么高低，但两者适用的情境是不同的，要知道自己的长短，选择适合的情境。这是扬长避短的一面。

另一面，就是不要总待在自己的舒服圈里。要逼着自己适时地处于不舒服的境地，有所改变，有所进步。比如，演讲我不行，但也不能总躲着。耶鲁世界学人项目有个演讲培训，我去参加了，颇有体会，也学到了一些技巧，已经在前面的文章《一小时速成影响力》里分享给大家。

快脑子与慢嘴巴

跟上一个问题相似，你得了解自己。比如说我，与一对多演讲相比，一对一效果更好，所以我会尽可能把谈话变成一对一。如果一对一谈话中，反应速度仍是问题，那就有意识地把速度降下来。

举个相反但可借鉴的例子，我跟同期世界学人坎巴聊天，他是来自英国外交部的高级外交官，说话总是得体有趣。我向他表达钦佩，他说自己其实说话过快，因为脑子转得太快，甚至因为脑子转得太快，说话跟不上老是跳跃着说。我说，他这种情况我熟悉，因为我的同事胡舒立就是这样。不过怎么在你身上没感觉到啊？他说，因为知道自己有这个缺点，所以长期训练，有意识地放慢语速，现在大有改观。

还有，就是要多说。虽然这条我自己做得也不够。我自己的情况，是跟人往往无多少话可说。你的这种情况，当时说不出事后才想起来该说啥，我少年时代也常有。我靠什么呢？多读多想多写，这种症候就慢慢消失了。

好学深思

建立知识体系、思维框架这件事，有人有方法，有人没方法，我是没方法的那一类。我信马由缰，听凭兴趣、好奇心带着我到处游走，效率是低一些，但过程愉快一些，走得多见得多，自然就有一套看法。对于我这一派，目的性少一点，好奇心多一点，适不适合你，得看你是哪种人。

还要讲的是，这世界不存在与内容相分的形式，与实质脱离的框架，不存在与经历、记忆剥离的思维，所以，体系、框架，等等，即或有些许捷径，也无法速成。内容、实质、经历、记忆，只能靠在时间中累积。要我看，好学深思，四个字足矣。

具体建议，是底线要达到能用英语阅读，且达到相当于大学文科高数课程的数学水平，这都属必须，且不难。否则的话，什么体系、框架，都是虚妄，空中楼阁而已。

在这之外，我推荐要多了解博弈论，今天的社会科学研究，材料越来越重视数据，而分析越来越多引入博弈论。

我自己的经历，是早年学习哲学，然后从事新闻工作，其间又学习过商业管理相关课程，还有国际关系，有时是被命运推着走，有时是基于自己的工作需求，有时是基于自己的兴趣，比如现在耶鲁这个项目。我自认为是成熟比较晚的，勉强达到四十不惑的门槛。

表达能力我能说的多一些。就我自己而言，文字表达最好，一对一交流其次，一对多公众演讲比较差。有资格讲的，就是文字表达。还好，文字表达极为重要。《王烁·大学·问》刚刚发的关于蔡崇信的那篇里，蔡说，耶鲁法学院教育对他从商的优势之一，就是优雅、简洁、有逻辑的写作。

斯蒂芬·平克说，写作之难，在于把网状思考，用树状结构，体在线性展开的语句里。我觉得这句话说尽写作之难。正因如此，写作最难的就是开始写作本身，因为人们太过畏难。我的建议，就是第一要先写起来，第二要尽可能多写。

我自己的阅读与写作是高度融合的。许多时候的阅读直接以写作为目的。即使不是这样的时候，也很重视读书笔记。曾经有一篇近两万字的书评，就是读几页写一段发在微博上的，每段必须控制在140个字，发了上百篇，不期然成为很好的写作训练，也正好与一流作家卡片式写作法相符。纳博科夫、钱锺书等一流作者的皇皇巨作，也都是起源于用卡片记录片断，然后组合，连缀，生发出来。这对我们是个很好的启发。

工具则惟求简单、快捷，念起即用。我用的是iPhone自带备忘录，足够简洁又足够强大，速度极快，且与Mac无缝同步，非常趁手。写到这里查了一下，今年以来，长短不论，已记录了512条，如果我有什麼体系与框架，都在其中矣！

通识教育

耶鲁最重本科教育，而本科教育的风格是通识教育。所谓通识教育，旨在为学生带来完整的知识结构，养成触类旁通的通用智慧。学生们会有专业，但大量涉及本专业之外的知识，因此不同于职业或者技术教育，比如说，在耶鲁，本科生院和研究生院之外，医学院、法学院、商学院等等都叫作职业学院。

通识教育起源于古希腊，指公民所应当具备的知识与能力，要参与公共生活才是完整的人，也就是说，要会打仗，会辩论，能打官司，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所以得懂哲学、逻辑学、语言、演讲术、音乐、天文、数学，等等。现代社会分工细密，古希腊的通识教育当然只能从精神上去效仿：你作为现代公民应当具备的知识，一般来说涵盖文学、哲学、数学、部分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你从大学毕业，应当具备现代公民的完整智能能力，而不仅仅是被打造好只解决特定问题的工具。最本真地保持通识教育的，是一些小型的文理学院，规模极小，教学质量极高，散布在美国新英格兰乡间，稍微有点与世隔绝。耶鲁早已走出这种模式，成为现代研究型大学，但还保留了通识教育的精神。我看到的情况是这样的：

第一，本科生集中住校，分成14个学院（college），每个学院都建筑古雅，四面围合，有广大的中庭，学生们在此食宿、娱乐，也有图书馆和体育设施，college不管教学，主要是一种生活的组织，旨在使学生们增加交流，培养集体荣誉感，或者说，在现代社会重现一种雅典学园之风。

第二，所有老师，不管多么大牌，都有为本科生开课之责任。比如保罗·肯尼迪这学期开课，年纪大了，站一会儿就得坐下，所以专设了桌椅，就这样，还是开了两门课。

第三，耶鲁最大的系是历史系，经济学系屈居第二，恐怕在国内很难想象。因为耶鲁历史系水平极高，特别是古典部分，有专精古希腊的殿堂级学者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坐镇。大量的学生注册在历史系，但同时学其他专业课程。我的一个学生联络员就是历史系学生，兼修计算机。通识教育体制给了学生更自由的选择。

第四，大量面向本科生的课程并非关于技能和知识，而在于修养与思考。比如，耶鲁有门名课，“值得活”（Life Worth Living），依次讨论七位哲人及其所代表的人生哲学，探讨在这些哲人眼中对多层问题的回答：什么值得活？怎样才感觉值？有何理据？失败会怎样？对谁负责？老师严格价值中立，引导讨论。这门课影响很大，学生们成立了“活得值”协会，使命陈述是“要让每个耶鲁学生都要认真思考生活为什么值得过这个问题”。

第五，耶鲁通识教育之下，也有弱点，比如科技一环偏弱。我听耶鲁学生说，多年之前，还曾经考虑过裁撤科学技术相关学科，当然未成事，但重新追赶也待时日，据说是当下耶鲁校董会关注的重点。

怎么摆脱拖延症

需要摆脱拖延症的，我看还是不够忙。够忙的话，你拖不起。

习惯性地拖延坏处很多，至少在我犯这病时的体会，一是浪费时间，因为拖延那段时间你不会在干有用的事，而是纯拖延；二是消耗精神能量，因为拖延那段时间里，你不是看电视就是刷微博、朋友圈，而且为刷而刷。怎么办呢？我今天没有什么拖延症，因为太忙，你先忙起来。如果一时忙不起来的话，那就先做两件事。

第一是想到什么马上做，一刻也别拖。耶鲁世界学人项目有专人来培训写作。写作指导老师对我们说，写这件事最容易拖，所以要告诉自己，只写两分钟就好。这当然只是降低你开始写的心理焦虑，只要开始写起来，就会写下去了。

第二是把你的大计划分解成许多可以马上去做的小任务。别被自己的伟大目标吓住，总是走不出第一步。无须把目标变小，会分解就行。

忘掉财商这回事

首先，忘掉财商这个概念。在这商那商之中，只有智商（IQ, Intelligence Quotient）是有科学依据的。它可测量、可比较、可重复；情商（EQ）虽然已经进入心理学词汇，其提出者之一甚至已成为耶鲁大学校长，但在学术上仍有争议；至于财商，well，把它当个比喻就好。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绝不要让孩子上什么财商冬令营，也不要让孩子去看什么有关财商的书。这些书和冬令营都不值一文。不过，应该让孩子懂得这些关于钱的事：

第一，钱是好东西。每个人有自己定义的幸福与自由，但整个社会平均而言的幸福与自由，很大程度是由钱来衡量的，有钱才有幸福和自由。钱跟铜臭不铜臭无关，它是对资源的度量。资源可以是山川、大地、河流，可以是安宁、平静，可以是让陌生人为你做事。钱不是完美的度量，但现在惟一普适的度量就是钱。

第二，钱总是有限的。稀缺无处不在。富到世界第一，盖茨的钱可也不是花不完的。因为一个人拥有的资源与其抱负相比总是不足。所有人都缺钱，所以花钱就是取舍。让孩子建立预算，给自己的多重目标和需求排序，用钱来表达。

第三，让孩子早点挣钱。早点挣钱，让孩子知道生活不易，没有人欠他们一个好生活，这是其一；其二是人生的错误要尽量犯在前面。犯在后面的错误你无法承受，少年则是最好的犯错时期，这时犯错的收益/风险比高到惊人，不犯错简直是虚度人生。我所知道的大多数传奇投资人物，不管出身什么家庭，都是从小就开始挣钱，在早早开始的成功和失败循环中不断学习，最终对钱所代表的一切产生持续终身的热爱。这比什么财商教育靠谱多了。

13.做智识的游牧民族，竞争力在哪里？

第一，如果竞技场稳定，大家争尺寸之短长，则专精一门以求寸进，可能带来很大收益。如果体育场上只知道冠军，谁知道第二名是谁？尽管只差0.01秒。不过，如果竞技场随时在变，则专精一门，付出极大时间精力努力，有可能付诸东流。今天是哪种情况？说实话难讲，各有各判断，有这框架会好一点。

第二，你必须知道走马观花的竞争力在哪里。走马观花，则在所有个别领域里，你无法战胜专家；但将不同领域的东西放在一起，触类旁通，你或者有点优势。如果你相信布莱恩·阿瑟近著《技术的本质》所讲，那么绝大多数创新的本质就是将已有的模块以人们没有做过的方式放在一起，哪怕这些模块分处知识和技能地图上很远的地方。所以，光走马观花不行，你得时时想到，将哪些已有的知识/技能模块与眼前的新东西组合。绝大多数组合是不成的，但偶尔会释放出没想到的力量。

第三，得知道你身处的环境是否许可走马观花。以我自己为例，我是新闻工作者，走马观花是我的工作。我不能战胜任何一个领域里的专家，但那又有什么关系？能让专家跟我谈就可以。新闻工作之外还有哪些领域能容纳甚至鼓励走马观花？你得找到它们。

幸福首先靠运气

如何选择合适的伴侣，维持幸福的婚姻，养育良好的子女？

这个问题的答案，首先是运气，或者是随机性。我们往往过度低估了运气有多重要。

其实，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际遇，命运骰子的转动至少能管住一半。而剩下的另一半也没有单一的解决之道。比如说，有人认为幸福的婚姻要求双方共同成长。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我不太同意的：难道不成长就要离婚吗？我的理解，合适、幸福、良好，这些词的内涵是什么，每个人只有自己清楚。至少你在选择伴侣时，对方肯定是合适的；至少你在结婚时，婚姻肯定是幸福的；至少孩子降生时，他肯定是良好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有当初的合适、幸福、良好。怎么做呢？你得会谈判。这里的谈判自然是广义，指一切人际协商互动。我接下来会在这个产品中开出极简谈判课系列，它当然不会直接回答你这些问题，但相信你能从中受到启发。